

邃懷堂全集

邃懷堂文集卷三

寶山 袁 翼 穀廉

藤笑書屋記

宣武門南太倉鄉祠都下所稱合肥李相國邸東院有千歲紫藤者是也西院紫藤一本臨川李文穆公從東軒分植書室二閒綠陰滿牖全謝山先生居其中鈔永樂大典東紫藤軒萬穉廬先生著書之處迄今八十餘年院再易主紫藤亦久萎矣臨川講陸文安公之學文章氣節卓厲一世乾隆丙辰舉天下鴻

博二百徵士謁其門者皆與謝山通縞紵維時巋然
靈光則方望溪侍郎每月必一至藤陰下與臨川商
三禮蓋乾隆初公卿在私宅猶不談公事也予寓鄉
祠居此西院當紫藤吐花明月弄影前賢觴詠之迹
宛然在目復念一時人物桐城臨川外萬全二公屹
爲儒林各有千古而謝山根柢之學繇是而成魂魄
猶應戀此吾儕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搔首搖膝戛然
長吟僅從事於帖括之文覬得科第仕宦爲子孫計
不獨俯仰可愧恐爲藤花所笑也因折二字額之而

話其緣起於壁

木刻十八羅漢像記

寶山縣西郭外辰州娘娘廟不知何神故老相傳元朝海運糧艘楸杙廟前疑水神也建廟時有少年病丐攘臂其閒運磚甃取鋸斧若服勤者然匠人憫之給以餘食廟將成議於殿檐橫櫓上刻十八羅漢像病丐曰諸君日給餘餐無以報德某素習此技願代雕鏤衆訶爲妄明晨病丐不至其視櫓木上十八羅漢像已成狀貌奇古坐立俯仰瞑目合掌袒肩跣趺栩栩欲活龍虎象狽袈裟蒲團貫珠布袋鉢杖笠

精微細密俱如鬼工於是遐邇譁傳焚香頂禮始知
病丐卽羅漢化身迄今五百餘年風摧雨浥日漸彫
剝廟僧用木板摹之不令人觀人亦罕有求觀者昔
貫休善畫羅漢脫畧庸人骨相所繪十八尊者五季
喪亂真蹟散亡惟摹本傳於世凡範金坯土爲應尊
像者皆仿畫本以肖形清波雜誌載蘇後湖居廬山
下聞黃山谷先生在廬山攜家藏羅漢畫像求題法
號時心死禪師住歸宗迎謂曰昨夜夢十八僧來掛
褙乃灑掃沐浴拜觀偕詣山谷請題焉意蘇氏所藏

實貫休真蹟歟夫名畫通神如僧繇之龍摩詰之石
皆能飛去迦葉弟子滅度忉利不難示夢以顯其靈
異乃世無金水張元忽於數尺之木現三十二種幻
相真所謂佛法不可思議者也記之以告後人道光
元年五月

自陽山至連州紀行

曩讀韓子送區冊序云陽山天下之窮處江流悍急橫波之石舟觸破碎縣郭無居民小吏十餘家鳥音夷面言語不通誠哉其窮也以予今日所見殆不可同年語矣自唐至今千有餘載人事日興剝荒鑿險糞礲剔穢禽魚竹木蔬果杭稻絲枲豐近而被遠其水瀏然以清其山蒼然以秀其民肫然以和是皆文公所不得見而天之謫公來此實藉以開風氣之先也唐季五代劉氏父子僭號嶺南中州人士避難者

仕於其朝立學校制科目一時文采煒然侏儻椎紉之俗湔濯無遺雖曰僞主其整齊愧厲不可沒其功也宋熙寧初周元公提點廣東刑獄至陽山民所在聚觀曰是卽韓使君也公召慰其父老詢以疾苦爲立條約俾家諭戶勸旣去而民懷之公與文公後先相望二百數十年閒則今日之山川清曠人物秀淑公提刑時所見亦未能若此也由肇慶載者船曰老龍至連州江口乃易陽山船戶僅數姓以船爲家灘峽遇險前後各協力以濟無爭先囂觸者其婦女白

哲深目耳垂大環跣足不繫裙能持筥入水秉性貞
潔異於蠶戶客至之明日以桄榔粉製餅餌渲以膳
脂青黛搏成花卉蝴蝶鳥獸諸狀置諸漆盤殷勤餽
客清香沁鼻惟味澀不能多食童子見客垂手或捧
書問字客爲指授渠父母必戟手以謝於以見前賢
流風之遠而今之令此土者不鄙夷其民教養周摯
如退之濂溪則荒徼豈殊齊魯哉舟入連峽盤旋三
十餘里兩旁飛崖俯瞰千仞人在懸屋覆釜之下仰
視天光一線照徹乳竇璫瓏嵌空百物肖形水簾瀑

布自頂瀆注如銀河之倒飛如雨花之密灑陰晴朝
暮亘古無殊極天下之奇觀矣

自陽山至連州山水奇觀千言不盡前半贊嘆
古賢能爲荒徼移風易俗獨舉其大結尾將連
峽點染一段亦不略其小此昌黎法也予欲作
連峽紀游文見此擱筆

辛菴

記勵節婦合葬事

節婦吳縣慕觀察之從姪女也少字靜海勵氏未婚夫亡歸勵以守族人哀其志爲立後而家計中落貧不能存復回吳門依慕氏焉觀察歿節婦依其姪某以居某素無行待之甚薄且疑其有私蓄日睥睨之吳門距靜海幾三千里嗣子音耗久絕恐猝然朝露不得遂其同穴之志時北望流淚觀察有妹適太倉張君志鴻節婦屬張曰身後能以吾柩北歸者惟子耳舟楫窀穸之費勿累汝也乃出金三百遺張踰數

年節婦歿張任和州學博命紀綱詣慕氏請其柩且告以前屬與留金之數慕某益疑節婦有私蓄且盡在張也大憾而力拒之又踰年張之友陸君希湜客金陵述其事於今觀察錢公寶琛錢公素有德於某因謂陸曰聞子將北上盍附糧艘以行並載節婦柩以歸靜海是吾與汝成張君之志以成節婦志也錢公卽致書慕某並述陸張之意而某已病歿其諸子復難之事遂寢癸巳夏觀察督浙漕北上道經吳閶親詣慕氏求得其柩抵津門召勵之嗣子賻以貲緡

命幕客周某往襄其役於道光十三年秋某月爲合葬於勵氏之阡而張陸二君尙未之知也

邃懷氏曰衛寡夫人傳於劉向扁志旌表紀於東京貞女合葬之事想漢時已行之何至今日而禮家猶喋喋繩之哉誠以衿幘未施柏舟自矢死爲合窆且易其稱曰某婦權而得中是亦禮耳勵氏合葬之事膜視者在親黨而委曲以成全者反出途人豈非天哉

胡公祠功德碑記

公諱仁濟字省齋紹興府山陰縣拔貢生康熙朝刑部尙書忠清公之孫忠清公爲前明山陰劉文正公私淑高弟公早失乾蔭趨庭如子奉貽厥之訓以綿證人香火之傳故於戡山語錄一編在家在官未嘗釋手不待澤被生民傳登循吏而知其清白之風無忝祖考也寶山大海環境東北咫尺滄溟風惡波詭舊防久圯自雍正十年潮水灌城四鄉泛濫民惴惴焉懼爲魚鱉公由江都調任海疆爰相形勢先築土

塘五千餘丈卽前人所謂坦坡也邑之有護城土塘自公始旣而楊家嘴潮汐頂沖岸土日齧公曰是非土塘所能支也秋汎之夕每聽狂飈撼樹濤聲如雷臥不安枕會大吏閱塘指陳利害謀於土塘外加築石塘大吏入告章下度支議准施行邑之有護城石塘又自公始公以石工一千三百丈外加石坦坡千餘丈經費浩繁盤錯紛投請委員分任其事任者弗善襄理公益勞且費凡工料之定估而不能復增者供億之頻仍而不能核減者悉出已貲補墊以致毀

家或反疑公巨室宿富有所覬覦弗克應命遂以大計鐫職初公議塞采淘港必先築壩丁家橋以杜私販出入奸民洶洶日騰蜚語控阻百端後大吏訪得其情盡法懲治並前彈章之寃亦予昭雪旋復原官卒成其志夫浮雲之蔽日霽卽消白璧之貞泥汙不染於以見公道之在人心而大工克竣保數十萬蒸民性命者若有天意爲之默相也又聞之長老曰世宗在潛藩耳及公名 純廟踐阼求賢若渴廷臣有密保公者故六法罷黜之員得邀開復要人因而

獲譴人第感激於天恩之逾格而不知清白吏之子孫簡在宸衷者已久卽公亦不自知耳公廉直慈惠濟以幹才下車五日讞結前任束擱未斷者一百六十餘案老吏驚服徵糧用挂榜法不完者用代籤法追胥屏迹外戶不閉舉墜興廢循聲日流而以塘功爲最鉅初公之被劾也士民焚香環跪迎公至館舍饋薪米者踵相接公悉卻之復任逾年引疾告歸士民赴省請留不得則建立生祠塑像其中鬚眉畢肖及送行祖道村民唱莫打官司歌以侑酒蓋公

作以勸民而民所習誦也公亦賦詩四章留別議者
比諸陸清獻去嘉定時云公既歿每歲八月邑人鼓
樂綵旗舁公像觀塘以祈風波恬靜年穀順成知公
之魂魄猶戀此邦而謂環海數千家世世子孫能忘
公之功德哉記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嘉慶
七年士民呈請有司詳達禮部入祀名宦并於公之
專祠捐銀若干生息以供祭祀嗚呼士大夫視官衙
如傳舍急繭絲而緩保障不得已奉檄辦公苟完塞
責而公挽赤子於狂瀾奠民居於磐石後之蒞斯土

者得因成績坐理晏然益當想公之擘畫焦勞憂譏
被謗毋壞前基而勤加修築也某更追推先世以爲
循良生於忠孝之門功業成於理學之士而東京楊
震子孫四世三公軒冕至建安而未絕似忠清子孫
食報稍遜豈天道難測或明德之達人尙有待於數
傳後也歲在癸未邑人某謹撰

附胡公入名宦祠祭文

邑侯田鈞譔

翳昔吳淞分縣草創設官數年未副民望公繼戾
止向民諮訪閭閻疾苦海飈激浪淹沒田廬公爲

惆悵相度地宜爰立隄防力役有征不分少壯亘
四十里屹爲保障尤虞頽削重勞測量請建石塘
千年無恙時當 世宗綱紀執中 高宗御極道
一風同小人易使子民來攻司農發帑計材任工
羣殫策力期月奏功采淘港口朝夕頂衝議築議
塞宵小洶洶賴公定議造言計窮民情刁悍法令
是玩傾陷成風日百訟案虛堂鏡懸如流聽斷民
呼青天吏弗敢謾申教庠序士樂思泮催科有法
刑賞不濫義倉未成迄今扼腕當公解組因被蜚

語清廉如公至與貪伍鋤惡火烈保赤春煦君子
懷德小人肆侮大吏知公旋復薦舉公無喜色重
來斯土白叟歡迎黃童拜舞百載於茲民猶思之
肖像立廟修祭四時飈母鼓濤奔走禱祈捍患則
祀古經所垂白於大府採諸口碑上聞 天子嘉
公設施 文廟之旁入名宦祠豈曰食報 聖朝
典儀鈞繼公後負慙衆母風無吏才敢冀公偶稂
莠未除值海鯨吼防禦乏術財匱掣肘清白盟心
經硜之守惟此堪質政治多疚公常俎豆賴公庇

久益靖海波民樂南畝民饑望歲乞賜大有公愛

斯民在天愈厚守此土者感且不朽

義倉未成拙記中漏叙田

若谷師因於祭文補入

胡侯一代循吏此記如蔡中郎撰郭有道碑稱

無愧色可備國史採錄可爲胡氏家乘補遺

毛申甫讀

記胡公異事

古賢之廟食斯土者往往見神於其人民亦以民不能忘焄蒿悽愴感召之理不期然而然獨邑侯胡公沒後九十餘年靈爽不滅克踐其無人聽聞之一言亦神矣哉道光四年二月有山陰俞某來寶山具牒於令請修三義閣詢其故而異焉先是公創建石塘以禦海潮傾其先世遺貲復爲撫吳要人所劾挈一幼女居閣下閒時登覽見神像剝蝕梁桷朽蠹女曰此閣不修行且圯公應曰然吾必修之復任踰年旋

引疾歸里族人析產以養謝勿受授徒自給女適俞氏卽俞君祖母也公旣沒子孫貧無立錫而俞大母臨終向俞述公遺命以此閣未修爲食言於神明且曰自我爲汝家婦蓄金三百皆女紅所餘今付汝爲土木之費其往修之俞以年少道遠寢其事二十一年一夕夢公及大母來屬乃買舟挈金而來也邑民踴躍襄役五旬工竣俞告成於胡公之祠而去

遂懷氏曰聞公居三義閣下士民爭餽米肉閉門不納從牆外擲入堆積滿階公不得已開門受之諭以

嗣後無餽皆泣拜去歸山陰逾年縣中有老隸過其
家尙書故第已圯去僦屋數椽僅蔽風雨公顏貌益
潤澤嘉慶初其孫禮焯來寶山邑人互相延致且醵
金千兩生息贍之禮焯字燦之工書善畫蜚子曾識
之於胡公祠義塾中後老病攜金歸

聞諸故老公復任踰年引疾歸里士民肖公像
於生祠歲時瞻謁若公在者一日小民有以官
事不白焚香訴像旋得直或有私禱亦應每民
訴像時公家居心神輒恍惚不甯訴者至戒勿

爾公固無恙也又公無名指患一瘍醫久不痊
謂家人曰得無寶山生像有異盍往視諸果見
公像無名指繫有小蜂房摘去乃痊此公及身
之異也今公沒百餘年每值颶颶怒號海波汜
濫之夕江東居民遙見塘上燈火絡繹朱書公
銜雖遠能覩咸豐初年土寇爲亂季年粵賊大
股屢撲縣城公均效靈默佑頻危復安有司上
其事 詔爵顯應伯是知公之靈禦災捍患未
嘗一日不在於斯沒而爲神古傳記載循良神

奇事類此此則多目見之益信

從子鎮嵩附議

記劉將軍事

歲在庚戌九月予舍峰山書館胡青雲外戎述劉大刀將軍事將軍弱冠家貧爲鄰室富人飼鴨傭貲甚微食亦不飽富人蓄鴨數百頭門外方塘半畝蹊徑四通朝暮驅鴨入塘一竿一笠雖風雨危坐隄邊富人偶檢鴨數忽少三頭疑守者他往爲人所竊逾日檢如前復少數頭疑皆將軍所竊誚讓不已然無以自明惟目注羣鴨不遑四顧忽見一鴨展翅驚撲呷呷作聲若有物拽沈波心良久不復起明晨一鴨復

然入水遍索無所獲一日夕陽將墜倚石斜睇見草
坡一黃鰱長八九尺巨如壯夫臂蜿蜒入塘若出而
復回者急躍水捕捉鰱入穴中僅握其尾手滑澁欲
脫急以齒齧之血溢口嚙嚙飲甚甜血盡尾不動乃
拽之出手探其穴鴨毛成茵以示富人明其非已竊
富人謝焉將軍攜鰱歸烹食竟盡中夜膚脹欲裂號
叫跳躍仆地若死鄰人羣視軀體暴長二尺餘手足
亦長逾時而甦將軍恐駭物聽避地江淮遇異人授
以刀法卒成名將世以劉大刀稱之予讀明史劉將

軍傳云縱於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
內縱死舉朝大悚國事益不可爲矣外戎所述似近
唐人小說以將軍名父之子家世貴顯奚至窮乏爲
備然天生偉人授以神力不可謂無其事也將軍上
海人非豐城人

重修中道書院碑記

明安福理學名儒倡導者鄒文莊輔翼者劉三五傳
三五之學者劉瀘瀘修復禮識仁中道三書院往來
講學於其閒者也洋溪在安福西境襟抱武功受瀘
瀘二水涵渟數十里瀘水南入洞庭瀘水東注章門
匯於彭蠡山川鍾毓偉人挺生而流風餘韻綿延於
二百五十餘年之後可謂盛矣按劉氏家乘宋淳熙
閒衡山主簿劉思敬建麗澤書院於溪上滄桑更變
棟宇無存明萬厯癸卯瀘瀘先生與其門人趙思菴

郁達甫倡捐復建得湖邊舊宅而新之非麗澤故址也其曰中道者西有復禮東有識仁洋溪介其閒相距各四十里故以中道名也先生弱冠卽嚮往鄒文莊之學以其世考之文莊罷南京祭酒居鄉二十餘年似可以造廬問業者而獨師事三五何也三五游王文成公之門推光祿少卿不起以分宜當國恐爲所挽先生會試對策極陳時弊江陵聞而大怒下所司申飭且令人密害之其人反以情告獲免歸里及服官禮部而文莊已歿陽明緒言傳諸三五其師三

五以師陽明無異師文莊以師陽明也當不僅氣節之契合矣崇禎初里人賀安國趙師世等於講堂後構室五楹奉先生爲正祀思菴等十七人爲從祀春秋二仲俎豆莘莘今時移世易靈光巋然豈非從祀諸公後人克守家學俾詩書絃誦之堂不至廢爲荆榛瓦礫是則有功於先正也大矣道光壬寅仲冬予因公至洋溪館於書院升堦瞻謁如聞先生謦欬登歌滄樓以望層巒複嶂蜿蜒環拱湖光樹影朝翠夕紫武功大小箕峰高矗霄漢先生當日嘯咏斯樓有

師弟之樂有江山之勝有制作之盛業豈復應召出
山以人爵易其天爵哉然先生遭明厄運道不行於
時其居鄉創復書院意在崇學術正人心以孝弟忠
信爲家國治平之基以羞惡辭讓爲聖狂出入之界
後世書院益多名隸而實背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由
是智者有所誘而入於邪愚者無所憚而罹於法皆
良知良能之錮蔽莫爲起發也今多士生 累洽重
熙之世咕嚕有地授受有源當思昔時列瀟瀟門牆
者若何親炙若何私淑良心發見必捷於他人猶望

率其子弟宗族取前賢之禮律家規申明而約束之
使里中人咸薰德善良焉則道脉一綫之傳庶幾勿
墜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若礲瘠部婁又何仰焉
陽明者百世之高山也三五瀟瀟者恐人之迷其途
而引之以至於高山也則中道書院其可廢而不修
乎經始於某年某月竣工於某年某月龕石院壁以
示後來

羊角堡修城記

隋高涼太守馮寶之妻洗夫人與陳霸先會於贛石
寶卒其子僕率諸酋長朝陳夫人知其將還率兵二
千迎於筠門嶺令僕先渡羊角水而後啟行則當日
此水必險而廣深旣渡焚舟足斷陳兵之追襲豈若
今日之迴漩一線蛇行於荒榛蔓草間哉水之源發
自漢仙巖箐崖藤谷杳冥紆折大小溪峒數十處昔
稱盜賊淵藪今時平無事屯卒居民爭相開墾伐木
通道歧路愈多山川愈失其險風會移而形勢隨之

此羊角堡之防邊爲尤要也明成化十二年始設堡置防兵一百名嘉靖二十一年虔撫虞守愚兵備副使薛甲僉議於羊角鎮築城闢三門周圍三千丈高三丈有奇把總一員駐守 國朝順治五年十二月粵寇攻城垛口砲臺悉燬乾隆五年守備杜應元捐積歲之俸鳩工重修堅固如舊三公者今祠祀於都司署後者也道光甲辰十一月潮陽匪徒曾悟空等作亂予奉文堵緝駐兵筠門嶺都閩蔡君廷元曰堡城久圯奈何予曰數年前會昌修縣城而議不及堡

有司之過也堡城失守縣城安可守也盍謀所以新之有周劉二姓世居堡中族人衆一倡百和踰月而貲集又踰月而材備又踰五旬而工竣雖羊角士民之好義而蔡君善於勸導勤於督率亦足嘉矣予謂羊角以一隅僻壤爲廣東惠潮福建汀漳之戶限鄰封生變重兵屯戍遙聯聲援不越朗溪半步已據高屋建瓴之勢卽有如金聲桓王得仁之亂兵剽掠壘石斷道可截游鋒則羊角以西之南贛諸郡羊角以北之吉撫諸郡皆得預籌曲突徙薪之計何至賊

越藩籬而始聞警報哉蜀之陰平陝東之和尙原後之智士過其地者猶且汗流神悚追咎前人之有險而不能守也蔡君與羊角父老樂聞此迂言丐爲記以告後之守堡者

記修城一事耳而詳据源委指陳形勢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之概

古懽齋藏書記

吳越多藏書故家予嘗謂能藏而不能讀如伏獵侍郎種桐學士盧秀才不識周孔爲世所譏能讀而不能如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爲書簞讀而能用矣施之於詞章小技篆刻雕蟲不能體之於身心家國若此者有書等諸無書憶先世遺書數千卷一厄於雍正閒海嘯之災二厄於乾隆閒禁書之獄蕩無孑遺迨先君子稍稍購求半皆坊刻古本不可復得迄予桑榆溥宦無力多購欲勉十舍之勞已乏

三餘之暇是真能藏而不能讀能讀而不能用能用而不能善其用尙敢企古人之學業乎高安朱芷汀孝廉相國文端公五世支孫予門下士也聚書八九千卷構齋以藏額曰古懽蓋取尙友古人結懽文史之意初君祖劍閣封翁喜摘儒先語錄寫黏四壁以自砥礪君考春塢暨伯父鐵梅兩孝廉又皆通經嗜古期於致用故積書漸多且謂今人好以重價購求宋元槧本牙籤錦篋飾爲美觀若惟恐油具之污是欲藏而不讀也亦奚取於藏耶今孝廉往來南北益

購有用之書藏諸家塾日與兄弟子姪講習其中惟
文端不愧讀書爲文端子孫者庶幾讀而善用薈萃
乎儒林文苑之部參稽乎九流百家之軌以求古賢
所詣發言則爲雄文植躬則爲正學措諸身心家國
則爲盛德大業昔趙韓王以一部論語佐太祖太宗
平定天下而況君之書如是其多乎哉蘇文忠作李
氏山房藏書記以爲旣衰且老無所用於世欲盡發
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廣今予衰病侵尋聞有異
書如見獵心喜他日其許我策馬華林一訪瑯環之

府否乎

婺源金氏節孝記

嘗讀明史忠義諸臣列傳當甲申之變臣殉君子殉父婦殉姑在室女殉父母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然板蕩滄桑幾微早著平時父兄相誠姑婦相誓知大義不可逃名節不可辱故能慷慨捐軀殺身成仁若夫重熙累洽小醜跳梁海澨山陬梟徒伏莽禍起於倉猝之間志決於嫌疑之際如婺源金氏一門併命則前史未嘗有也壬寅五月初八日倭夷陷寶山提督陳公戰死弁兵潰遁賊得北門譙樓砲子五百

石運歸船中遂分道以攻上海鎮江復竄入江甯將軍守臣謂賊鋒難犯先迎犒緩師或戰或和徐俟上命而江中土盜蜂起乘舟剽掠行旅戒嚴子弟挈家屬來江阻風采石土人指之曰此卽數日前宦舟被劫母子夫婦畢命處也而述之不詳癸卯冬予因公至吉安晤經歷林君蔚欬歔語予曰是卽吾妹吾女吾甥吾甥婦也金氏爲婺源望族候選按經歷名待聘者僑居金陵之上新河婦卽蔚之妹漱玉生子凝祥文祥凝祥又配蔚之長女明霞文祥配祝氏亦

世家女明霞生子長森甫二歲祝氏生子長發甫一歲當事之急也待聘適回新安漱玉聞城外砲聲震天惶恐無措計水程回里七日可達令姪徵祥買舟於六月十四日盡室江行十五日抵當塗采石磯猝遇羣盜持刀入艙傾行篋中物盡與之盜始去徵祥躍岸奔馳呼救逾時前盜復追至將篷索斫斷舟不得行漱玉謂二媳曰我齒加長猶恐受辱爾等毋惜性命遂投江死二子哀痛迫切奮衣從之明霞謂祝氏曰夫姑皆死留此襁褓何爲各抱其子躍於江及

徵祥返覓舟踪而眷屬無遺矣乃募人沿江上下撈取屍身僅獲明霞之屍面如生瘞諸磯上蔚於是年解餉貴州及癸卯三月回署家人久得徵祥報難之書尙不令蔚知也漱玉事舅姑孝相夫教子合於禮法明霞垂髻知書端莊淑慎戚獲婢媼咸嘆其賢妹以鍾愛特甚不欲女歸他族而蔚嘉擬祥力學許爲館甥詎意母子夫婦兄弟須臾葬江魚之腹哉林君述其事如此予曰內則首重婦德言容功三者以德統之謂爲四德德者必賅乎節孝而全也今觀金氏

一門其平日閨閣中於聖賢誥誡之語熟耳浹心一旦禍變倉皇聲色不動且逆揣盜賊未然之意先幾引決不稍轉念雖視明季殉節諸家事勢不同爵位迥判而守正之操全歸之義無毫髮差池也已昔歐陽公憫唐末五代風教陵夷廉恥道喪於司戶王凝之婦斷臂不污特爲列傳以諷厲後世則此事也行將上之天子旌閭封墓紀諸彤管垂爲女範而學士大夫咨嗟歌詠遍於大江南北漱玉諸人可以含笑於泉壤矣記此以慰林君且俾金君編入家乘

焉

江南提督陳忠愍公殉節記略

道光壬寅五月初八日倭夷陷寶山江南提督 賜
諡忠愍同安陳公死之公束髮投營由偏裨從李壯
烈伯屢殲海盜洊升至金門鎮道光十八年 授厦
門提督庚子夏倭夷擾粵東 天子神幾密勿知賊
必窺伺浙洋浙吳接壤而三吳重地非威望素著者
不能任 簡公移節江南年七十餘矣閩浙總督鄧
公素倚重公 奏請回厦門 上弗許任事五日而
浙警至公帶兵馳赴吳淞口駐帳操臺基節相伊公

駐寶山城相度形勢沿塘築二十六土堡公枕戈海上二年自備薪水肩輿出入不用儀從嘗大雪壓帳竟夕失寐晨起徧閱部下單寒者製綿衣給之庚子秋節相伊公奉命赴浙督辦軍務江蘇巡撫裕公兼署總督駐節寶山初聞公狀猶未信之深也是夜颶風大作暴雨傾注潮溢塘面部將請公移帳公曰大帳一移三軍驚擾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隘於心何安嚴不動而潮亦退裕公度必移帳使人驟馬覘之公凝坐帳中聞蹄聲出視使曰大人以風雨非常

使某問候公笑謝焉裕公移駐上海聞公劇痢遣醫來公卻之曰櫛風沐雨軍營常事某以老憊偶疾何獨張皇不服藥而病愈辛丑夏節相伊公被逮入都上以裕公爲欽差大臣駐杭州調狼山鎮謝爲前鋒特命徐州鎮王率師助公聽公節制公令守塘北小沙背不從居城中書院小沙背者由崇明入淞口門戶也徐兵獷悍滋事公廉得其情召徐鎮治不法者鞭貫十餘人徐鎮由是銜公上命河南巡撫牛公總督江南奏親督師於吳淞知公忠勇聞食

粗糲疑其囊澀飭軍需局每十日餽白金二百五十兩堅辭不受公生日客營某弁製金字旗以壽立命裂之閭安協周外貌樸訥公信爲誠 奏升蘇淞鎮留攝吳淞營叅將事守西礮臺時鎔廢鐵鑄礮子周鎮監工鐵汁精純實勝新鐵匠人抽鐵胚中填以碎磚見者譁然周爲掩飾試礮礮裂猶以鐵皮公皆不知也是年秋賊再犯鎮定旋陷甯波裕公死難壽狼二鎮死尤烈公潛然出涕謂諸將曰武臣衛國死於疆場幸也爾等勉之當啖夷犯乍浦時有漢奸導攻

上海而吳淞扼其咽喉將致死力焉駛船滙頭以千里鏡瞭公帳見晝夜有備未敢輕入壬寅三月賊遣一頭陀乞食於東礮臺逗遛一月實隱訶徐鎮情四月二十三日晝霧漫空暴風大作賊船齊泊口外五月初一日有火輪船三隻列木人兩舷繞小沙背直向西礮臺欲試吾軍礮力耳公知之不發船忽颺去初五日船集益多礮聲震天擊往來商船初六日賊插影旗於陣項以水牌浮戰書來告周鎮得之請公緩師期公弗許擲書塘外出口號誠戰備初七日牛

公至帳以賊鋒難犯議迎犒緩師徐圖後舉公撫膺
曰某經歷行陣四十餘年今見賊異議是畏敵也且
某奉 命勦賊有進無退大人勿怖牛公不答去初
八日賊艦銜尾南進兩兩相輔空一艦於西以防西
礮若預知東臺之不足慮者揚帆出小沙背前徐鎮
按兵不動公出帳揮旗發礮賊飛礮對擊所注摧陷
牛公聞礮聲雷動飛輿至校場鳴鼓助陣賊架礮桅
頂擊燬演武廳弁兵擁牛公奔至胡巷鎮遣守備姚
雁字以令箭檄徐鎮急援人馬中礮死公燃礮燬賊

頭陣一船西船賊稍卻東臺叅將崔等徒壁上觀礮
不發東船賊併力擊西臺我軍礮子多磚心比至賊
船而灰礮門且裂全塘震動部將韋印福錢金玉許
攀桂徐大華等皆死尸積公前公麾旗痛哭有飛礮
拂旗角而墜陷地一尺許公見事急亦以令箭召徐
鎮并駐海神廟之王游擊等皆已潛遁周鎮上塘勸
公退公叱之曰曩謂爾誠薦拔至是今爾負我以致
負國時藥無布袋礮無米囊燃必躍子心空礮耳
折架礮不可再用公掬藥納子礮震傷手血流至脛

旋有巨礮沖陷土牛擊公仆地細子中股紛如雨點
賊見公手執紅旗不偃藥子已竭礮熱炙手迴帆欲
退而桅上賊見塘下弁兵潰散遂麾大隊登塘吳淞
把總龔增齡迎戰刃數夷羣夷圍而擒之入船脅降
不屈釘手足於板擲諸海公部堂官許林率帳下巷
戰洋鎗四出林死而公拔佩刀接仗鎗亦洞腹時在
塘僅有三人公呼投効武進士劉國標曰我不能復
生汝急免我首擲體溝中一慟而絕劉亦創甚負尸
掩叢蘆中脫公涼鞋一隻懷之以蘆葉對額爲識出

葦而逃初公中鎗時賊頭陣船沖入土門有衣周塘礮兵王某出賊不意迎船燃礮轟擊艦面如掃塘上賊驚竄公尸得匿是役也碎賊八船殺賊五百餘口惟衣周塘礮斃黑白夷匪百餘口皆其健卒越八日寶邑士民尋蘆中所識公尸負之以出殮諸嘉定殺太牢以祭賊遂入寶山城酌酒於鎮海樓頭陀與焉復得北門譙樓礮子五百石運歸船中繼而掠上海陷鎮江犯江甯卽以我之礮子攻我郡縣嗚呼是誰之罪與初八日申時公方力戰牛公退屯嘉定越日

退屯崑山猶以手書促公暫避豈知公已血濺征衣
騎箕尾而去耶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泉州府同安
縣人 賜諡忠愍 詔於死事之地立祠廕其子一
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遂懷氏曰公駐軍海上百姓安堵有陳老佛之稱嘆
夷窺伺二年不敢遽發又有陳老虎之稱易曰師出
以律孔子曰見危授命公其有焉政權不屬軍令旁
撓卒以僨事惜哉

予在安福時寶山茂才吳君以忠愍公記畧寄示

原本冗長爲刪節千餘字以合記體此皆實事故
存諸集中恐吳君原本日久就湮也

佑聖宮朝天懺壇冊記

施真人亮生年十七禮龍虎山學五雷法住持穹窿
立朝天懺壇爲吳民祈福自正月元日至九日擇素
士之志行精純者啐上霄三洞真經歲以爲常維時
關隴楚豫饑饉薦臻賊氛漸熾而吳中數郡暘雨無
愆疾疫不作百六劫運未始非真人道力默爲護持
也崇禎改元真人居平湖之佑聖宮立朝天懺壇如
穹窿制 皇清康熙朝應 召入都敕居白雲觀
賜號道德真人立懺壇如前制真人將示化誠其弟

子曰南北三壇吾魂魄往來憑依於此不可墜也道光戊子予客居佑聖宮道師張雲蟾出懺壇冊一編示予前弁真人手書序言五百餘字後列禮懺羽流及主壇善衆姓字按年鱗次登記其道場整潔之規金錢布施之數齋廚燈燭之費別彙一冊焉因思穹窿白雲二壇予足跡未至今舉廢不可知而斯壇設自前明崇禎戊辰迄今道光戊子二百有一年矣而未嘗中缺當 聖朝定鼎後八年之間魯唐二王反側海上擁戴諸臣劃江以守杭嘉湖三郡騷然蠢動

而黃冠徒侶兢兢守其師承斯邑人士薦經喪亂卽於修醮之日爲其祖考追資冥福亦有子孫漸滅其戚屬故舊按冊知爲某某並設位以祀是卽古人報本追遠痛逝念存之遺意猶寓乎其中故佑聖懺壇每年一舉得以綿延至今而不僅奉真人香火也然真人名在丹臺玉室得三元默朝之道成分形馭氣之術非如銜手版而負楊枝以惑世誣民者精神感召捷於影響宜乎人士之頂禮恐後也真人自序曰聖人忠信和樂之心假禮樂以宣之而禮樂特其跡

耳吾教中以德行爲父神明爲母而當其結壇朝斗
亦有袍笏之儀鐘磬之節是卽聖人之禮樂而所以
反求諸心者亦不在是也旨哉言乎雖吾儒論道蔑
以過矣因盟手爲之記

奉新縣署白鷺記

鷺以朱者爲瑞白者爲常常宜習見而卒不多見則人之見之者以爲瑞而異之也亦宜是鳥也陳風魯頌周人詠之江南多水田唐宋詩人詠之然其地不常有近代名人集中惟朱竹垞有鉛山古寺白鷺來巢詩亦以爲瑞而異之也或曰非鷺也鷺喜水宿而此鳥枝棲殆羽族相似而亦以鷺名者也奉新縣署大樹之杪歲有白鷺巢其上伏雛繁衍千百成羣邑人以爲文明之兆雖翔集郊野莫敢捕之予見鳥之

白者鶴也鷗也鵬也翎翮閒猶有黑章錯雜若鷺則
瑩然粹然其飛必成序也近乎禮其俯啄於澗溪之
鯢鱖也近乎廉其不愆於二分之來去也近乎信依
託於堂皇之宇熠晷所不能加近乎智而是邦多賢
父母休嘉之氣潤澤豐美人感而物應豈非瑞乎縣
令吳述菴年丈屬予爲記俟修志者采焉

劍匣石蓋記 戊申十二月

豐城舊治在登仙鄉豐水西曰滎塘距今治二十五里土脉疏衍平治一池廣袤約數丈湛碧凜冽號曰劍池卽雷煥掘獄獲龍泉太阿雙劍獄址旋陷爲池者也龍光書院志云寶劍旣掘匣猶在池明嘉靖閒大旱里人舊傳掘匣可以致雨於是衆禱張雷祠卽起祠土果見一匣底蓋相合先取蓋上岸忽震雷風雨大至頃刻泥沙壅穴不敢復取棄其蓋草莽中知縣韓弼昇置學宮明倫堂復按豐邑新志嘉慶十三

年移置尊經閣東築亭覆之護以朱欄予於戊申十月奉委監修豐堤親往觀之其蓋長五尺寬一尺三寸石麓而堅斜紋凸起以手摩挲若有寶光騰躍竊嘆唐宋鉅公如李太白李文饒蘇文定陸放翁皆詠謫其事咨嗟想像而不知石匣之猶存於世近人其知有匣而不知匣之僅有其半也今劍池汨沒入江烟濤浩渺莫指其遺址所在因思延平之雌雄歷數十年而後合石之於金兌艮同母得其靈機幻氣亦若有變化莫測之神安知異日亭中之蓋不與江中

之底復合於龍騰風雨時哉或曰每年三月三日必有疾風暴雨土人傳爲雙龍朝匝是果匝之靈乎抑劍之靈乎

重修護生菴碑記

天下寺觀之興廢不關乎氣數而繫乎人心之存亡
惑於福田善果之說而崇奉梵教此士大夫之儒名
而墨行也其人亡其心已死其遺跡存焉者少矣識
滄桑之將變懼君父之淪胥棄其妻子隱於浮屠此
忠臣志士之墨名而儒行也其人亡其心不死其遺
跡亡焉者少矣前人之心之不死卽後人之心之不
死而於區區數椽之宇何與焉會昌縣南郭外護生
菴明崇禎戊寅僧蓋元所建歸然爲一邑巨剎四圍

隙地數十畝悉栽竹樹菴門南枕江脣石磴如梯下接波面隔岸翠崖壁立屹若方屏湍流慄悍伏磧橫縱風晨雨夕往往舟觸破碎則被難者得緣磴以上遷貨菴中此護生之所由名也相傳蓋元鳩工創造白金數千出諸私橐康熙初妻子物色得之蓋元閉門不納乃於菴旁買田若干供其香火痛哭而去後稍稍傳聞第知爲廣州廩膳生而姓名家世莫可詳考是則予所謂其心不死如輪園蒼雪之徒墨名而儒行者也蓋元旣化菴旋圯旋葺乾隆初有粵客載

木筏數萬夜繫菴前聞菴中鐘磬噴噴之聲徹夜不絕曉入視之蓬蒿遍地惟佛像存焉乃捐緡修廢與還舊觀是則予所謂後人之心之不死而感召之理莫之致而致焉者也父老告予曰童時記潮寇滋事贛兵赴筠嶺防堵二百餘人駐宿此菴道光戊子後江水屢漲牆垣淹塌寺僧以佃租逋負捲單他徙則此菴之廢不獨蓋元衣鉢無傳而山城斗大塵市湫隘萬一潮汀有事征調往來有司亦無峙糧之館也予於是慨然有修治之志而善士歐陽太仁首捐若

于以爲嚆矢環境咸願集裘其布施之數材木丹雘
之值屬歐陽君筦其事經理公正人無閒言工俶於
乙巳三月告竣於丙午八月邑人請予爲記予待罪
年餘撫字催科兩無成效惟惓惓於此菴亦以心之
不死而已古今仁賢仙釋遺跡之在寰閒者陵谷變
遷烟雲起滅雖廢無不旋興此菴可以例觀焉則猶
望後人之善爲護持也

作寺觀碑記絕無西竺語繞其筆端歸本人心
導源忠孝是有關名教之文

孝義祠記

嘗觀宋史載富鄭公韓魏公范忠宣公每蒞官司必以掩骼埋胔爲首務數賢德業後人未易幾及然卽此一端藉以擴充其惻隱施於他政不至流於殘酷刻覈之爲則愚者或勉而亦能溯國初戊子金聲桓王得仁之變會昌受兵死者萬餘人積屍高與堞齊邑紳賴首人於瘡痍之後出資募工裒而火之瘞骨於城南隙地建壇其上名曰萬靈歲時牲醴告祭誠義舉也環邑皆山大雨時行奔瀑四注古冢漂析

白骨縱橫居人悉檢置塋中百九十年來不能容納
狼藉道旁會邑又當閩粵之衝時有路斃藁葬及貿
易流寓死厝荒郊年久棺朽暴骨草閒予見而悲之
乙巳春於南郊外購地五畝坎埋骨殖貧家無力置
地者諭令得埋旋有善士歐陽斯濟續購七畝丈四
圍界址植棘以作樊籬數月之間纍纍相望歐陽君
復於東岳廟左建屋若干將荒剝暴露之棺悉爲移
置家族十年不來則葬諸義地標以石碣又懼若敖
之鬼餒也邀同志十人各噉錢五千子母相權取息

以供享祀按年輪舉一人經理其事予額曰孝義祠
歲在庚戌歐陽君以書來告曰斯濟因廟左湫隘復
與同志集金千兩買南關外冠嶺腦一邱建屋數十
間移萬靈木主於其內戚友無後者竝爲立主而施
醫施棺諸善事將次第行焉嗚呼百六劫運猝遭鋒
鏑萬靈枯骨未必無忠孝貞烈之骨也大難旣平子
孫必嘗求其先人遺蛻而甲冑乙冑莫辨誰何則又
必痛哭置之歐君此舉有以慰萬靈之心而兼有以
慰萬靈子孫當日欲爲而不能爲之心親其親以及

人之親可不謂孝乎去鄉千里不知家屬存亡溘焉
朝露櫬木將灰歐陽君始爲遷移繼爲窀穸繼爲祭
薦羈魂旅魄有所歸而不爲厲可不謂義乎予所倡
始者一勺之微而歐君踵事推廣流澤可至數百年
會昌而有人若是聞其風者庶幾觀感興起而忘親
背義奪攘矯虔之習亦可稍熄也夫

峽口觀石記

兩山夾水曰峽水從峽中吞吐日余往來梭織未知茲山之有怪石也上巳前一日因迎貴官繫纜於此攝衣而上披草而行隨牛羊蹄迹盤旋以陟其頂極平曠視虎邱于人石幾廣其半惜四圍無松竹蔽翳故禪悅之士不廬焉伫立良久倚一大石俯瞰見叢荆莽棘中有怪石十餘塊若猛虎蹲踞而仰視飛鳥者若駱駝癡伏而背峰隆然者若古墓翁仲首戴山花而僵立者若蝦蟆若野豬又橫亘丈餘頭尾

尖銳若船者色黝而質醜形狀奇異皆可模肖其下
斷崖如削瓜潢港沙塞十里外始望見村落舍前面
峽口無路可通噫斯巖也或有好事者稍盡人力爲
之燔蒙茸架梯磴闢蹊徑構數椽精舍於方平之頂
以憩游人斯石也濯洗拂拭亦必竇竅顯豁光采呈
露貴客且聞而往觀焉乃爲山農屏棄沈埋千載是
則石之不遇也忽見畫舫一葉鳴鉦而來急扶僕手
趨下誌之以俟後游

楊梅城王氏德造書院記

楊梅城中王氏祠堂之東偏築室五楹額曰德造書院爲族中子弟以文會友之所王氏椒聊蕃衍聚骨肉於斯者已五百餘年與昔汾陰之薛聞善之裴江東之顧陸歷六朝以迄於唐子孫保其譜牒弗敢失墜者幾於後先濟美予催科下鄉樓止是院或旬日或七八日其紳韋恭而有禮其子弟秀而能文白首農岷終身足不踏郡朝所謂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者非耶嘗出戶而望羣山四圍稻畦萬畝瓜棱

芋畛縱橫錯雜其中樓居高高下下枕巖面壑烟雲
之所映帶松杉之所蔽翳蒼翠之色一望無際則輞
川罨畫之境界宛然在目矣明正德閒桶岡盜窺伺
南安王氏始築堡以守陽明先生巡撫南贛軍過其
地命易堡爲城發帑金助之今 國家承平日久女
牆隤塌堞樓半傾王氏長老方議鳩資繕葺以復舊
制亦安不忘危之意而守土者樂觀其成也夫周官
以師儒得民自古強宗豪胄物望所歸隱然負維城
之固雖以帝王之尊當變故猝來不能不藉士大夫

之勢以立國而世家之教其子孫宗族者有詩書騎射以培其材有孝弟忠信以淑其性筮仕則爲良臣居鄉則爲善士由一世以至百世其門祚豈有艾也王氏勉乎哉大雅頌文王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鄭箋云成人謂大夫士小子謂其子弟大夫士皆有德則其子弟皆有所造成王氏先人之額是院也後之子孫慎毋忘彝訓哉

學術關世家隆替世家爲國運維持中後一段波瀾軒起包孕古今通經濟識時務之言

南安營火藥庫記

大庾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空匱憔悴甚於他邑邊
界偶有盜賊之警壯悍者鋌而走險易與應合懦弱
者肩囊橐逃四方不計所往往亦不遠前事有明徵
矣故城池難守亦甚於他邑 朝廷德洋恩普二百
餘年豈斯邑不被休息薰陶之澤乃農民鮮蓋藏健
獄訟庠士行小慧嗜小利莠民則椎埋剽刦輕罹法
網所謂禮義忠信皆若性天之未賦殆有司之教不
先與然峻嶺駛江屏障兩粵控引吳楚實戰守必爭

之地同城南安營叅將轄全郡兵政西門城樓向儲火藥數萬斤爲兵家所忌歲在庚戌九月卜地於守備署箭道之旁築磚房一間徙藥其內外建兩廊爲巡更兵舍工費不多而利害之轉移關係甚大狃於目前之見者不知也夫火藥所以禦寇衛民儲有定額多者惰操也少者陰蝕也此其責在主將哉

木介記

壬子臘月十八十九日北風嚴厲雨霰終夜二十日
自左拔墟冒雪回郡見巖壑中木介森立晶光射目
斷折者橫塞山徑命役夫拽置兩旁兜轎乃通稽漢
書天文志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人將有害陰
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劉向云今之長老名木冰
爲木介介者甲甲兵之象也魏興士答王崑繩書述
立春前後十許日奇寒雪霰閒雷電震耀木介斷折
且盡松柏存者可數而得獨登翠微峰頂狂叫奇景

不覺憂懼交集天意爲此殆欲變人溫飽之氣此非
迂士腐談其意亦以爲咎徵耳今流寇擾亂兩楚漢
陽武昌相繼失守潯陽戒嚴而木介示兆適在立春
前七八日詢諸耆耆云南郡自國朝以來罕見此
異東方其有憂乎州縣猶謂得沾瑞雪申報上官是
固不可以已乎

閒不閒山房記

天之與人以閒不閒非所謂厚生而玉成哉君子閒則進德脩業不閒則王事靡盬小人閒則聰聽彝訓不閒則服賈力田聖賢所爭幾微者在此愚不肖所分善惡者亦在此閒豈放佚耽樂之謂不閒豈躁妄馳騖之謂哉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陶侃在軍中朝暮運甓以習勞程朱教學者以治生爲首務蓋由閒以至於不閒有黽勉之意焉由不閒以至於閒有靜定之功焉人之

心黽勉而靜定則生死禍福順受而已矣富貴貧賤
素位而已矣學問功業文章技術盡其心力之能造
而已矣天與人以閒而不善用其閒與人以不閒而
不善用其不閒古者謂之倬天之民故境不閒而心
閒者堯舜禹之治水垂裳也心閒而境亦閒者顏子
之簞瓢陋巷也境與心俱閒而不擾其閒者巢許之
箕潁伯陽之西域漆園之濠梁也閒則刪定六經不
閒則栖皇四國聖如夫子逍遙乎閒不閒之境者也
左遷杜韓以文章顯羿射僚尤以技藝鳴似乎心手

俱閒而不知其意匠經營累月窮年而後與道大適
也夫勞人草草日暮途遠欲求爲閒人而不可得棲
身巖穴志懷經世欲求爲不閒人而不可得閒不閒
兩途古人抱恨以沒世者胡可勝道哉歲在壬子於
署之西隙構室二閒額曰閒不閒山房自今以往其
爲鴻飛冥冥耶抑爲馬之絡頭牛之穿鼻耶閒不閒
則聽乎天矣

紀慕容沖事

前燕建熙九年春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
從太原王恪遺命也沖慕容儁之子時年尙幼苻秦
建元六年冬十一月秦滅燕虜燕主暉及弟泓沖妹
清河公主等以歸沖年十三有龍陽之姿秦主堅嬖
之長安爲之謠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謠曰
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
食乃植梧桐竹數千萬株於阿房城以待鳳凰之止
沖小字鳳凰故有是謠也建元九年夏四月授沖爲

平陽太守陽平公苻融上疏切諫堅不聽建元十九
年堅伐晉爲謝元所敗沖據河東以叛有衆二萬進
攻蒲坂沖兄濟北王泓爲堅北地太守聞慕容垂圍
鄴亡奔關東收集諸牧馬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
堅使左將軍竇衝爲長史討沖龍驤將軍姚萇爲司
馬討泓竇衝擊沖於河東大破之沖率鮮卑騎八千
奔泓堅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命以書招諭泓
沖暉密遣書謂泓曰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
存亡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

王爲大將軍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
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眞泓於是督軍進向長安改
元燕興會姚萇叛秦與堅相持於趙氏塢泓謀臣高
蓋宿勒崇等以泓位望遜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
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十一月堅聞沖兵
進長安二百里引師而歸遣兵五萬拒沖沖出戰令
婦人各將一囊盛塵騎牛服文采衣執持長槊於陣
後督勵其衆毀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堅兵大
敗堅又以尙書姜宇爲前將軍與少子河間公琳率

衆二萬擊沖於壩上又爲沖所敗遂據阿房城建安
二十年九月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嘆曰此虜何
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
耳何爲苦來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厄奴苦復欲取
爾相代耳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稱有詔古
人交兵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
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
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豈顧
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

寬貸苻氏以酹羹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
大怒曰吾悔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
於此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
背國恩臣罪應死旋密遣子弟起兵於外時鮮卑在
長安城中猶有千餘人謀應之將軍竇衝小妻聞以
告衝衝馳入白堅堅乃收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
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建元二十一年正月沖聞暉
死稱帝於阿房改元更始堅與沖又戰於城西大破
之追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掩

擊遂引還堅子平原公暉屢爲沖所敗堅責之憤恚
自殺沖攻高陽公苻方於驪山方迎戰不利死之堅
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沖爭麥沖以慕容永
爲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於驪山池敗被殺石
子奔鄴堅大怒復遣右將軍楊定擊沖破之又敗沖
右僕射永於灊澹之上楊定佛奴之孫堅之壻驍勇
善戰沖深憚之乃納永策穿馬陷以自固姚萇欲率
衆西上恐沖遏之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五月
沖攻長安堅身貫甲冑躬自督戰飛矢滿身流血被

體城陷奔遁沖兵追之墜澗幾獲西走廬江遣衛將
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擒堅彌懼乃與張夫人
及中山公詵幼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六月堅太子宏
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辨
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沖少長尊貴
毒暴異常及是有自得之意樂之忘歸且以垂在山
東威名夙著憚不敢進乃課農築室爲持久計慕容
盛時年十三在沖左右私謂叔父柔曰夫十人之長
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

逮人功未有成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左將
軍韓延及許本末段木延等因衆心咸怨攻冲殺之
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右僕射永興左僕射
慕容恒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顥爲燕王改年建平
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法物去長
安而東恒弟護軍將韜陰有二志誘顥殺之於臨晉
永興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奔恒營恒立冲子
瑤爲帝改元建平諡冲曰威皇帝後永復殺瑤初冲
在阿房聞倒虎山隱士王嘉有異術能知未然遣使

迎之而嘉先爲苻堅迎至長安謂冲曰鳳凰鳳凰何
不高飛還故鄉何爲在此取滅亡蓋與前謠符驗云
遂懷氏曰慕容冲狡童狂豎身辱奴媵得所藉手不
忘仇讐其志亦可悲矣西燕僭號九年始於冲而終
於永崔氏十六國春秋爲永立傳而冲事附見於前
秦後燕錄中殊乖義例乃蒐討紀載聯綴首尾使覽
者瞭然悉其始終以補彥鸞之缺云

紀甘輝事

明崇禎時海盜鄭芝龍據臺灣丙戌降於我朝其
予成功不從招集部曲進踞廈門金門二島己亥犯
江甯連八十三營立屯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輕騎
襲破前屯斬其前鋒將余新良將甘輝亦以馬蹶被
擒死之諸營瓦解成功遁去先是成功貽書魯王之
侍郎張煌言會師於天台舟次崇沙煌言謂成功曰
崇沙江海之門戶有懸洲絕險不若先定之以爲老
營倘有疏虞則進退可依甘輝議與煌言合成功不

聽及江甯之役煌言舟次蕪湖移書成功宜分遣諸將取句容丹陽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且先屯軍溧陽以遏蘇常援兵甘輝復力贊煌言議成功不聽卒至於敗按成功率舟師犯順兩入吳淞太倉距吳淞江七十里予少聞長老述監國魯王事輔之者錢忠介公肅樂忠介於崇禎七年爲太倉牧故監國三年歷其通家猶藏其本予適楊行鎮有顧姓老人言其大父曾識甘輝之母輝嘉定縣江灣鎮人少年無賴屢與博徒鬪其母賢而有

勇力負者奔告攘袂一呼輝屏息不敢言母攝令跪
謝博徒乃已江寧軍潰輝被創遍體亡命匿崇沙隨
卒五十餘人謀梟其首以獻總鎮輝拔刀與衆卒戰
盡殺之而自刎焉母居故廬死時年九十餘

遂懷氏曰予聞老人所言與所見 國初野乘及結
埼亭文集所載迥異要皆傳聞之說也桀犬吠堯吠
非其主此可以喻亡國之頑民不可以例盜魁之羽
黨成功始終爲唐非其本心而甘將軍勇而有謀所
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專闖大帥平時不能羅而

致之事敗就縛復不能釋而用之孰謂黃巾青犢中
無傑士哉

刪節閩幕紀略

范忠貞公耿王至戚也先是耿王之祖歸順遼左以至受封爲主時公之父文肅公爲內院枋國交誼最厚世爲通家迨今王已三輩矣王妹又嫁公之姪親貫中於輩行爲長凡書函往來耿稱晚生公稱眷生無相閒也公在浙久念王輩雖幼而爵旣尊同在封疆受其晚生似屬太過因遜謝再四自是耿稱侍生公稱弟亦無閒也舊例各省督撫文移與平西定南靖南俱平行銜對外面上書某官公文移至某王軍

前開拆來文亦如之一日耿王公文至浙官封已變
常式面上大書年月墨簽大日子傍寫右照會浙江
巡撫背刷靖南王封四大字及拆私書則耿王通名
仍改稱晚生札中云新奉則例王文移至督撫俱改
照會故於私函仍用晚生帖公怫然答東仍稱眷生
而晚生帖竟不辭止以私書付來使而不用銜封以
後來往悉然嫌隙始於此公撫浙時與利除害晝夜
不肯逸一日酒半徘徊起行不言者良久忽云有一
篇極大文字須要我做問之乃云我在浙四年除貪

吏去苛政踏勘歷年荒田蠲免連歲災傷錢糧於地
方可謂不負矣及今壯盛之年不爲國家蕩平六合
何用生此七尺鄭氏不賓有年無有建長策奮知勇
統江浙閩廣之師滅此朝食者我籌之已熟先生爲
草一疏稿奏之朝廷予曰當今瘡痍甫息民困始甦
邊事一開其釁不知何時而止況鄭氏自己亥以後
退居海島各安天地一旦驅數十萬之衆與蛟龍爭
勝於不測之淵公能計出萬全耶公默然不樂明日
復促之予知事不可止是日疏就公覽之笑曰吾故

知先生之能辦是也然其旨未暢而言未厲俟增鄙
見當以相商閉閣者一晝夜始出則洋洋二千餘言
首時勢次糧餉次兵將次閒諜次外國聚米劃沙如
指諸掌請纓之氣勃然於楮墨間遂繕疏付舍人賫
入京而以其副寄示家中兄弟兄謂固山弟謂刑部
也舍人至京以副呈固山刑部俱駭曰此關門戶事
邊徼至重何可輕言時刑部尙書多諾與公爲異姓
兄弟亦在座俱沮其說遂寢不上然漸有聞者達及
九重未幾而有閫督之命康熙十三年二月也

公廉威素著命下之日閩人歡呼於道耿府遣人至杭云大人素廉苦橐中不具一錢今來督七閩計車馬所需及犒軍之費非數萬金不可毋勞大人籌畫王謹儲足以待公笑曰入閩時車馬固多然予豈以此累王帑哉卻不受舊例督撫蒞任王不出迎謁見時王正坐督撫東西侍坐送不至階級公抵福日郊迎十里設酒沈塵雖託之親素實欲自降也任事日王先遣子弟造賀公隨即謁王賓至禮成歡好甚篤臨出公攜手道故行一二十武至級佯若忘之又攜

手同下三級始憬然曰王何謙光至此乃分手別以
後相送遂爲常靖南心中不平特甚予自辛亥孟冬
至浙幕見公臥榻側懸一小牌上書時事數則一三
王宜撤一旗下宜終三年之喪一逃人宜寬連坐一
蘇松賦徵宜減一半公笑曰此當今所急吾恨不得
枋國如先君時便一一措行予深韙其言獨三王之
撤意以爲難豈知宸眷日篤癸丑春以閩督 陛
見凌晨入 朝日盱而出 君臣密語左右皆不聞
未幾旗下終喪及蘇松六郡蠲賦奉 特旨施行而

三王之撤雖出自 廟算諸王大臣協謀亦未必不由公之力諍贊決及仗鉞南行靖南疑另有 密敕處分傍徨中夜裹甲而寢易曰載鬼一車先張之弧此之謂也公日以海事爲念有人獻戚繼光禦倭事蹟五十餘條其經略之法全在外洋大海中間分五寨每寨千人又設五游每游七百人平時以某寨之兵統領某游某日以某游之兵哨至某寨倭犯某寨則以某寨守禦而以某游之兵應之倭躡某游則以某寨及別游之兵夾應之其最妙之法全視風色倭

犯某處則某寨先占上風以擊之倭犯某處則某游
繞出其背以擊之船在上風利可取勝波濤千里如
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南至粵界北至浙界逐日分巡
逐汛會哨法至詳密公覽竟大喜曰此書之來其天
贊我成功乎時靖南奉撤左右翼之兵計七千人歸
屬總督而總督額兵又有三千公卽用此萬人以完
五寨五游之額無容增一兵一餉簡練操演以壯藩
籬而備折衝況 朝廷許便宜從事靖藩旣撤又無
一人敢掣其肘海島之事可以有爲甲寅正月初五

日公飲幕齋漏下未二十刻忽見房中焰起爭趨視之則予案上灼然撲之始滅諸文書詩卷故無恙而所輯錄五寨五游之稿獨焚去不存公愕然不怡細審每夜所燃之燭約長尺餘是夕燒未三寸火光倒下從燭心透跋而出延及於案誠怪事也未五日有雲南之變靖南免撤兩翼之兵仍歸耿府而事不可爲矣初靖南造搬家人口冊約十三萬五千隨經核減虛冒一萬四千公與耿王商議有原籍閩人不願北遷者又留一萬人總計十一萬有奇其裝載船隻

兜轎扛抬夫役需至四五十萬人水路用船五千隻
業經具題咨報鄰省自三月議行遷延至九月未果
公計三藩之衆會集當在儀揚間地方必有變動公
咨之外復有私函微寓陰雨之慮忽於十三年某月
十一日晡後有 天使愛大人至賚 手詔諭靖南
王內云 朕聞雲南作亂靖南王相應固守地方不
必搬家兵部密咨閩督亦僅此三語始知平西已起
兵滇中而靖南搬家之事遂止十三日又有 天使
至福州賚 手詔諭靖南王內云王旣固守地方其

兩翼官兵仍歸靖南王管理兵部密咨閩督亦僅此
三語次日公命兩翼總兵曾養性江元勳賁官兵文
籍交送王府王不受次日公親往交送王仍不受公
曰 朝廷前以王搬家故以兩翼官兵歸總督今王
仍管理地方則封疆之責彼此均也我奉兵部密咨
理無不交而王奉 手詔亦斷無不受之理王乃不
受何也耿王默然始領其衆越二日都中又有侍衛
二員至乃王弟家書一封 朝廷命使者特持以賜
靖南書中大抵云 國恩深厚勉力忠孝等語王心

益疑自十三日奉 詔後闔府披甲王亦披甲疑

天使兩至或有別 旨付總督倉猝相圖之事晝夜

惴惴上元之夕公大啟筵宴幕客畢集張燈試技夜

逾半忽傳耿王披甲行城中斫死百姓二人忽傳令

掩覆酒遂罷自元夕至二十日王與公猜嫌益急闔

城之人無不料其相併公書示安民云 朝廷慮海

疆多事靖南王免撤今方同心共事爾民弗得驚疑

王府出示亦如之然耿府疑公每事相違且受 朝

廷殊眷必有不測之事屢使人雜在匠役中密來覘

視見無舉動釁變暫息前 朝廷遽使撤藩悉命大
臣往雲南差學士傳達禮部侍郎折爾肯聞中差吏
部侍郎陳一炳陳與公中表兄弟尙留福州及愛大
人賁 手詔至閩但有雲南作亂一語未悉起兵之
狀惟口述兩使臣已爲吳逆所害一炳始不自安二
十一日擇吉還 朝王與公不相見者已六日不得
不往郊外餞行公繞階嘆息顧諸客曰自古兩雄不
並立今且變生肘腋奈何予曰公與主嫌隙已成情
好未破周太太病已危篤理宜探問但單騎往毋隨

家人毋帶兵矢天苟祚公郭子儀渭橋之事可爲也
公慷慨曰先生言良是如言而往耿驚曰范某來耶
詳問之止一人相隨一人持刺耿始延入呵衛甚嚴
一揖之後移席遠客顏色俱變云聞爾連日圖我我
亦不懼爾公曰我與王契好至戚何怨何隙今日之
來探視太太尊恙王何怪之甚也耿顏始霽曰我固
無怪也公言益婉曰我與王同在封圻休戚相倚而
軍民人等訛言煩興正以數日不相見也願王把酒
共飲以息浮言靖南置酒飲逾二十刻公酩酊馬上

回次日遂同出郊送陳侍郎會城舊例耿王洗礮必
先期五日咨會督撫出示曉諭居民使無驚恐閱操
亦然忽一日天未明礮聲轟天而起公疑有變差人
傳問則耿王洗礮也是日洗礮至晚忽一日五更城
頭角聲齊起巡捕官查探則耿王已下校場矣操演
竟日後或一更或半夜或晝或夜忽操忽止總督竟
如贅疣不復與聞滿城驚駭搆釁已決福建省城周
圍四十里總督衙門與王府同城相去四里正如藏
戈矛在臥榻之下呼吸生死時王府額兵萬餘旗下

所蓄養甚衆府中男子年十四歲悉給弓矢習騎射
鳴劍之心已非一日督標兵只有三千人又屬向來
虛冒實案不過二千人皆土著之人悉與王府相通
公雖有駕馭之心空拳隻手焉能搏鬪思欲出離虎
穴聯絡聲勢以俟靖藩舉動而徐圖之潛約各鎮於
二月之望出巡會於興化郵符已發予於二月初二
日出署旋里嗣復不知何以中止迨至三月十五日
耿王起事而公不免矣公見時事不可爲密購一短
刀淬其刃時置枕函每宵分酒酣取視良久微嘆數

聲復慷慨浮大白不復言蓋自擬李臨淮靴刀其志
素定聞今尙隱忍被縶豈臨變時爲人奪去不容引
決耶公蒞閩時年三十九建旗鼓行山谷中朱纓白
馬顧盼偉如見者驚爲神仙窮鄉老叟自歸版籍以
來從未一識尊官威儀咸自匍匐焚香嘖嘖嘆慕由
浙閩毘連仁聲浸灌總制閩疆庶幾活我兆民三十
年來一異事也

遂懷氏曰嘗讀東原戴氏在史館時所撰范忠貞公
傳叙大節略小端史裁之體宜然後讀太史許九日

先生閩幕紀略則公之始終事蹟較詳蓋一言一動
耳聞目見確實可傳也范幕最著名者甯都魏伯子
吾鄉許公皆勝國布衣志懷經世伯子先去許公相
從數年因母老子幼亦辭去師賓不與其難古人之
義紀中所載滅賊撤藩籌海諸大事具見公之經濟
而危坐孤城忘身盡瘁時窮勢蹙智勇俱困天將玉
成公之忠孝垂名奕禩非長於政事而將略未嫻也
耿逆桀驁庸材未若平西之兵強地廣王師朝度
仙霞檻車夕縛直豚犬耳隳隳家聲視平西尤可惜

因將紀略汰其支蔓芟其瑣細節其一二俚俗者付
鈔胥綴諸忠貞傳後以備遺忘